

江南曲圣俞粟庐

俞粟庐名宗海，字粟庐，号韬庵，松江娄县人，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卒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），享年八十四岁。俞粟庐是清末民初著名昆曲清曲家，叶派（叶堂）唱口的惟一传人，享有“江南曲圣”之誉；同时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，与同时的大画家陆廉夫齐名。

父亲为骁勇巴图鲁

俞粟庐的父亲名承恩，字子卿，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卒于清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武举出身。据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《俞宗海家传》所述，俞承恩“历任江南江阴营守备”。但据光绪年间官方编印的《六合县志》载，俞承恩原在六合任“千总”，“管带三起练勇”。他不仅作战勇敢，而且

“馭眾寬而士爭用命”，因此“戰輒有功，升守備”。

俞承恩从咸丰二年至八年，一直在六合知府温绍元的带领下，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，没有离开过六合。咸丰八年春，温绍元率军克复江浦，俞承恩“鼓勇登城，倏忽杀数十贼，身上下皆血肉模糊”，表现得相当勇敢，立下了头功。因此，清政府封赏他为“骁勇巴图鲁”，擢为都司花翎（正四品）。同年八月，太平天国在陈玉成率领下，攻下浦口的江北大营。清军北帅德兴阿慌忙逃窜。两天后，陈玉成率十万余军攻打六合。知府温绍元率部迎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退入城内。五天后，六合城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此时，六合城中仅二千守军。温绍元自守南门，俞承恩守西门。太平军“连营数十里，昼夜环攻”，并掘地道至城下，用炸药炸开城墙。温绍元、俞承恩退入巷战，尽皆战死。这一天为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。数年后，清政府封谥俞承恩为“云骑尉”，世袭三代。隶属松江提标营。

盘马弯弓继父业

俞承恩阵亡之时，俞粟庐才十二岁。当时六合地处前线，战斗频繁，因此官员家属大多不在城内。俞粟庐与母施氏及兄弟宗汉住在家乡松江，才幸免于难。但孤儿寡母，无依无靠，日子也不好过。幸亏得到俞承恩生前挚友和松江提标营的同僚们的照料。他们教俞粟庐读书写字，骑马射箭。少年俞粟庐很快地成长起来，到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已成为身材魁梧、面貌英俊、文武双全的青年后生。为挑起家庭重担，他外出谋事：替大户人家起草书信，应酬文字。满十八岁那年，正式加入了军队。他从最低级的军官“额外外委”做起，三年内连升三级至“千总”，第四年又升为松江“守备”。他不仅因骑马射箭武艺高强，为上司器重；而且他有一套训练、约束部队的方法，深得同僚们的尊敬和士卒的拥戴。

同治十年（1871）秋，两江总督曾国藩到松江视察阅兵。俞粟

庐是年二十五岁，在松江任守备之职，接受了曾国藩的检阅。他带领一营骑兵，作了刀枪格斗，布列阵图等实战表演。这支队伍虽然是临时集合起来的，但由于平时训练有素，倒也步调一致，进退有序，精神抖擞，深得曾国藩的赞赏。最后一项比赛是步箭。按规定，参赛者每人射五箭，以定胜负。每射中一箭就擂鼓一通，表示祝贺。主考官曾国藩就在某人的名字下面用朱笔点上一点，以作记号。俞粟庐第一个装束出场。他第一箭射中红心，鼓声大作；第二、第三箭连中红心；第四箭用力过猛，手稍一抬高，箭过靶顶飞去，鼓声不起。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他。他立刻定定神，吸口气，连发两箭，连连中的。曾国藩频频点头微笑，提起朱笔，在俞粟庐的名下，写上“全中”两字。此时的曾国藩并非疏忽，并非视而不见。他在太平天国战乱以后，巡视江南各地，到处是军伍不整，马匹不齐，一派残破景象。像这样一支骑兵营伍，真可谓凤毛麟角；像俞粟庐这样的青年军官，需要加以鼓励和奖掖。所以，在检阅后，他立即上本，奏请松江提标营为“江南第一营伍”。他在松江巡视期间，事事都找俞粟庐商量询问。俞也天天随侍左右。

仕途险恶，弃武从文

这段时期，俞粟庐成了松江提标营中第一红人。当时军营上下一致认为“俞某人为大贵人看重，必有非常之擢”。俞粟庐自己也踌躇满志，打算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。孰料第二年春天，曾国藩突然中风去世。消息传来，对俞粟庐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打击沉重。营中原来就有妒嫉者，就乘机传出一些风言风语，也使俞粟庐大为沮丧。不久，松江提标营提督（清政府地方军队中最高一级的长官）李朝斌将俞粟庐调往金山县任守备。当时金山县城在金山卫，面对大海，自明朝以来，此处一直是抵抗倭寇侵略的战略要地。明将戚继光也曾在那里驻守过（至今还留下“戚家墩”遗址），

俞粟庐在那里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可一到任，就碰到了一件麻烦事：一位游击向他索贿。“游击”的军衔比“守备”高两级（从三品），是俞粟庐的顶头上司。这使一向清廉正直的俞粟庐十分气恼：一来他无钱可贿；二来他对这种腐败之风，十分反感。于是，他向李朝斌的上客（高级幕僚）魏彦作了反映。魏彦原是他父亲俞承恩的挚友，俞承恩牺牲后，他担负起培养俞粟庐的责任，亲自教他读书写字，又请人教他练习武艺，情同父子。因此，魏彦就把这一情况向李朝斌作了报告。李朝斌把这位游击唤来，严厉地训斥了一通。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这位游击和俞粟庐之间，总有了一层隔阂，面和心不和。俞粟庐第一次体会到了官场的复杂，仕途的险恶，开始产生弃武从文，脱离官场的念头。两年后，俞粟庐三十岁，正式辞去了金山县守备之职，开始寻师访友，在昆曲和书法上狠下功夫。

光绪八年（1882）经李朝斌推荐，调俞粟庐到苏州黄天荡太湖水师营务处任帮办营务官，每月饷银三十六两。按湘军志，军中无幕友，笔墨事皆帮办一人主之。俞粟庐到水师营负责起草文稿、往来书信之事，实际上已经弃武从文，成了一名知识分子。他到水师营后，吸取以往教训，更加谦虚谨慎，与世无争，前后长达十三年，“上下皆称其善”。

光绪二十年春，俞粟庐四十四岁那年，终于辞去了水师营的职务，到苏州望族张履谦家（补园主人。此园今划入拙政园）任西席，考订金石文字，教授子弟。从此，他彻底脱离了军旅和官场。

叶派唱口真嫡传

俞粟庐故乡松江，旧称华亭，自古以来为人文荟萃之地。从晋代的大文学家陆机、陆云到明代的大书画家董其昌，都给松江带来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浓郁的文化气氛。至于戏剧一道，在松江也有

着扎实根基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所作之《牡丹亭》传到娄江（旧属松江），有一女子名叫俞二娘者，读了剧本，与剧中杜丽娘产生强烈共鸣，竟然伤心断肠而死。消息传到汤显祖那里，使他十分感动，当即作了一首哀诗道：“画烛摇金阁，真珠泣绣窗。如何伤此曲，偏只在娄江。”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当时是否用昆腔演唱，尚无定论。但曾经寓居松江、后迁至昆山的魏良辅，改革昆腔，使之成为“水磨调”风靡全国的时候，与昆山邻近的松江也早已是昆曲的一统天下。昆曲不仅在松江的士大夫阶层中广泛传唱，就是在民间也十分流行。那时，到松江演出的戏班极多；当地的六色人等（乐人、炮手、喜娘、脚班、僧道），一应男女婚嫁，养生送死，唱的都是昆曲。俞粟庐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耳濡目染，对昆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他青少年时期，就学会了一百多出昆曲；到了军营，在盘马弯弓之余，就以唱曲自娱。

昆曲历来就有“清曲”与“剧曲”之分。“清曲”只唱不演，讲究咬字、发音、吐气、运腔。歌唱者大多为有文化的士大夫，亦称“清曲家”；“剧曲”即伶人所唱之曲，他们偏重表演，对唱曲没有清曲家那样讲究。自魏良辅以降，研究昆曲唱法的清曲家代有人出。清乾隆年间，苏州出了一位杰出的昆曲研究者，此人姓叶，名堂，字怀庭，是苏州名医叶天士的孙子。他在继承魏良辅等前人的基础上，对昆曲的唱法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提高。其唱法的特点是：“出字重，转腔婉，结响沉而不浮，运气敛而不促”，被称为“叶派唱口”。他撰写的《纳书楹曲谱》被视为昆曲唱法的最高准则，为清曲家遵奉的范本。俞粟庐所唱之曲，当然属于清曲这一派。

同治十一年春，俞粟庐二十六岁，那时他正在松江任守备之职。他与几位老前辈切磋昆曲，不仅唱得字正腔圆，婉转动听，而且他能手书诸曲，随手填宫谱，使得这些老前辈十分惊诧，认为像这样的年青人世所少见，是不可多得之人才，能传昆曲正宗唱法

“叶派唱口”者，必是此人！于是，他们将俞粟庐推荐给一位名叫韩华卿的老先生。

韩华卿，松江人，生卒年月不详，比俞粟庐大三十来岁，推算起来，大约生于嘉庆末道光初。他长期寓居上海，同治年间他是上海著名昆曲社“怡怡社”的成员，是叶堂的再传弟子。叶堂的生卒年月不详，只知他的《纳书楹曲谱》编印于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，可知他卒于嘉庆年间。据史载，叶死后，他的弟子纽树玉（匪石）独传其秘。韩华卿是不是纽匪石的弟子，虽无从查考，但从年龄及其所宗来看，属纽的弟子辈无疑。俞粟庐随老前辈们到上海前去拜访，经过一番面试之后，韩华卿决定收下这位难得的学生，并深有感慨地说：“留心几三十年，无一可传；今得此人，我可传彼！”

俞粟庐拜师后，每年到上海三四次，每次半月余，必学三至五出，连续九年不断。最后两年，他已辞官，就干脆住在上海一位朋友陈嘉言处，专心学曲。这样，俞粟庐向韩师学了二百多出，原来已会唱的一百余出，也请韩师一一拍过。据俞粟庐回忆，韩师教曲，十分严格。每学一曲，要唱上数百遍，唱到纯熟为止。白天拍一曲，晚上就要吹笛背奏，若有一字未妥，就遭训斥。俞粟庐虚心认真，不辞劳苦，终于尽得其秘。

江南昆曲皆宗俞

俞粟庐学成之后，韩师谆谆嘱咐他说：“我年纪老了，这叶派唱法，将来你要转教他人，这样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。”俞粟庐谨遵韩师之嘱，在往后的半个多世纪中，不遗余力地将昆曲的正宗唱法，传播开来，继承下去。苏州是昆曲的发祥地和根据地，除了专业的戏班外，还有许多曲社，这些曲社后来合并成规模很大的“道和曲社”，共有六七十人之多。俞粟庐则是道和曲社的领袖。1916年，俞粟庐七十岁的时候，道和曲社为他举行祝寿曲会，集体歌唱

由吴梅亲制的祝寿曲。那时江浙一带的曲友，不是俞粟庐的弟子，就是他的再传弟子。这些曲社每年举行重大的曲会，如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大家集中到苏州邓尉，一面赏梅，一面唱曲；三月初三清明时节，一起赶到松江醉白池踏青唱曲；六月二十四日相传是荷花生日，大家相约去杭州徐凌云的摹烟别墅举行曲会，晚上到西湖放荷花灯，荡舟唱曲；七月七日乞巧节，大家汇聚在嘉兴南湖烟雨楼，设擂台赛曲；八月十八日相传是潮头菩萨生日，大家到海宁观潮唱曲，住在曾任上海知县的王欣甫家，一住就是四五天，尽兴而散；九月初九重阳节，他们又赶到青浦朱家角名医唐承斋家里，每人都带上几盆菊花堆成一座菊花山，赏菊唱曲——这些大大小小的唱曲活动必请俞粟庐参加、指导，并作示范歌唱。俞粟庐“江南曲圣”的声誉由此雀起。正如吴梅在《俞宗海家传》一文中所述：

……一时度曲家春秋社集必邀君，君亦必至，至则必歌。气纳于丹穴，声翔于云表；当其举首展喉，如太空晴丝，随微风而上下。及察其出字吐腔，则字必分开合，腔必分阴阳，又浑灏流转，运之以自然。盖自瞿起元、钮匪石后，传叶氏正宗者，惟君一人已。

俞粟庐给五侄俞建侯的信中也写道：

从前教曲之人，歇气、转腔节节有法，皆通文理。出外教曲，惟带纸一卷，笔袋一，随手而写，或清曲，或连白，胸中皆有七八百出。全出说白，则苏城老班，字字音准，一定不可更。自咸丰庚申乱后，同治年中，只剩一马一谿者，双目以瞽，尚能教曲，年六七十矣！又有周姓，为顾竹城留于署中。顾历任首县，与我甚善。又我所师者韩华卿先生，皆叶怀庭一派。所云：曲

唱叶谱，老班说白，此一班人我皆晤面。讲论此道，以一线相延，全赖于我。云云，至今已五十年矣。

俞粟庐一生收徒不下五六十人，教成者也有十余人，如乌镇钟墨缘，能唱二百多出；松江蒋定炎，亦有二百出，皆能吹笛；枫泾之孔琴伯等亦是俞粟庐的高足。可惜他们寿命不长，皆在俞师之前亡故。其他如苏州道和曲社的吴梅、张紫东、俞锡侯、顾公司等，上海的项馨吾、殷震贤，青浦的俞建侯等，皆俞粟庐亲授。

上海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经吴梅介绍，于1920年春，专程赶到苏州拜谒俞粟庐，请求教他唱昆曲。那时俞粟庐已经七十多岁，加上患严重白内障，行动不便。因此，推荐已经学成的儿子俞振飞随穆藕初前往上海教曲，但希望穆能在公司里为俞振飞安排一份工作，业余教曲。穆很理解俞老先生的心意，一口答应，安排俞振飞在他的纱布交易所当一名文书，上午到那里做一点抄写工作，下午教曲。不仅穆藕初自己学，他的一些朋友加入了这支学唱昆曲的队伍，如慎昌洋行的经理谢绳祖以及他的两个妹妹，后来都成为出色的度曲家。1922年初，穆藕初发起并成立了一个崭新的昆曲团体“粟社”，公开打起了宗师俞粟庐的旗号，社员达四十余人。原来上海“麋春社”的主要成员都参加进来。他们每月组织一次曲会，有清唱，也有彩串；有小范围的堂会演唱，也有大规模的剧场演出，将上海的唱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，轰轰烈烈。其间，俞粟庐多次被邀至上海，亲临指导，讲解唱曲要领，使曲友们获益匪浅。俞粟庐到上海住在老朋友汪颉荀家。汪是前苏州巡警道，也是一位昆曲爱好者。家住在上海威海卫路寿萱里。汪家有空屋二楼二底，是沪上曲友唱曲之处，俞振飞还为父亲购置了一些家具，以便谈叙学曲。俞粟庐并不反对曲友彩串，但他仍保持了传统清曲家的作风，从不粉墨登场。他平生只

上过一次台，那是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闸北湖州会馆，也是艺人请清客们合演，有个剧目叫《投渊》，剧中有个神道角色，坐着不动只念几句白口，而剧中其他角色都要向他跪拜，那些清客们认为向艺人跪拜有失身份，因此硬把“曲圣”俞粟庐拉来充当神道，接受礼拜。俞粟庐推辞不脱，只得扮了一次。

为了使一代曲圣的经典歌唱能保留下来，遗泽后世，穆藕初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他出资请百代唱片公司为俞粟庐灌制了六张半唱片，共十三支曲：《三醉》〔粉蝶儿〕、《拆书》〔一江风〕、《惨睹》〔倾杯玉芙蓉〕、《定情》〔古轮台〕、《拾画》〔颜子乐〕、《亭会》〔桂枝香〕、《秋江》〔小桃红〕、《仙缘》〔油葫芦〕、《赐盒》〔绵搭絮〕、《哭像》〔快活三〕和〔朝天子〕、《辞朝》〔啄木儿〕、《书馆》〔太师引〕、《佳期》〔临镜序〕。由于当时录制设备简陋，录音师是外国人，不懂昆曲，不易掌握节奏，常常录到最后两句，时间到了。录音师忙用手掌捂住俞粟庐的嘴巴，不让唱下去。于是，俞粟庐只得加快唱的速度，重新再录。这样，录成的唱片与原本的唱法总有些变化走样，所以俞粟庐并不满意。只有《佳期》〔临镜序〕一曲，因曲子较短唱得从容不迫，最为满意。此外，俞粟庐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吹笛者。当他拿到录制的唱片，放听的时候，发觉笛子的伴奏有问题。他在给俞振飞的家书中写道：“听《定情》、《八阳》、《拆书》唱片，以笛奏之，均高一调。而张五宝《乔醋》、《思凡》二曲皆准。莲生所用乃道士笛也。高次之却松，而唱者受累无穷。无怪当时殊觉费力。自以为病后气怯，其实非也。此次决不令其再吹矣！”但这六张半唱片毕竟为后人研究昆曲，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关注昆剧传习所

昆剧艺术的继承和发展，清曲和剧曲是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

两个方面。俞粟庐深知个中道理。因此，除了清曲外，他对昆曲班社的存亡也十分关注。20年代初，他眼见昆剧日渐衰落，深感痛心。在他的家书中写道：

近日梨园中人大为窘迫，特假全浙全省会馆，请曲界中人集串三日。今日为始……施桂林、陈璇锦等皇皇然不可终日之势矣！明岁沪上既无着落，出门又乏资本，若仍假会馆演剧，四五日即欲转头，势必冷落，行将垂毙。除小采云、沈盘生外，尽有烟癖。大花面尤顺卿行同乞丐。其余亦多瑟缩寒酸，几无神气！

因此，他极力主张培养昆剧艺术的接班人。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开办，与俞粟庐的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昆剧传习所的发起人是苏州道和曲社的一批骨干，开办经费及校园（五亩园）都由他们解决，而俞粟庐正是道和曲社的精神领袖，昆剧传习所的所长孙咏雪也是俞粟庐推荐的。据俞振飞回忆，当1920年他离家去上海工作的时候，父亲叮嘱他：到了上海，碰到有实力的人物，要说服他们支助办一所昆曲学校。后来，穆藕初主办昆剧传习所，就有这个因素。在办学期间，俞粟庐多次视察。有一次他与穆藕初同去，在他的家书中写道：

此间五亩园昆曲传习所，前日与藕初同至彼考察功课，听唱十余折，内中以沈月泉二子为最胜；又有三四人亦可造就。说白亦能起而不沉，大为可喜。即嘱藕初酌给银洋奖励，此万不可少！内有五、六人，年十五、六，正在转音，此后再加勤学，俾可精进。（图1）

社精進耳此間五畝園

昆曲傳習所

前日与高翁全玉被考

察功課睡唱十餘折内中以沈月泉二子為竄勝又

有三四人亦可造就說白亦能起而不沉亦為可喜

即囑酌信高勳派得獎勵此輩不可少内有五二人

年十五六正存轉音法後再加勤學俾可精進

青浦諸君土音未古操不能佳口齒亦乏力此尤大

忌凡韻學驟珠中反切之音亦須以中州韻辨

之若用土音仍不准也十月廿四票白

姑蘇徐鳳陵製

图 1

据传字辈中的佼佼者周传瑛后来回忆道：

一九二一年我进苏州传习所学戏，不久，来了一位老先生给我们做唱曲示范。他身穿大褂，戴一顶瓜皮帽，挺直腰板，显得很严肃。他唱曲极其认真，音色、吐字、唱法、唱腔，直灌众耳。把我们这群小学生都听得入迷。他就是俞振飞先生的父亲，当年蜚声曲界的一代宗匠俞宗海——人们都称他粟庐先生。当时，他已年逾七十，一丝不苟地给我们示范，唱了许多段名曲，如《长生殿·定情》中的〔古轮台〕一曲，至今仍觉余音绕耳，回荡不已。说实话，尽管当时我们不懂曲意，但是世间竟有人能把曲子唱得如此动听，给大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^[1]

之后，传习所学员到上海实习演出，俞粟庐也很关注。1923年底，为传习所春节演出特地到上海出谋划策。在他的家书中写道：“余日内至沪，应藕初之邀，并令小班（唐注：即传习所学员）至徐凌云家演剧，为新正集演事。”1927年，穆藕初离沪去南京就职，将传习所转托给大东烟草公司总经理严惠宇。严请俞振飞主持剧团工作，改传习所为新乐府。俞振飞向父亲请示可否？俞粟庐只是不让管经济，同意他出任分管剧目、演出的后台经理。

这些事虽然琐碎，但却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步入暮年的“江南曲圣”依旧为昆剧的继承和发展，鞠躬尽瘁的精神面貌。

老来得子亲抚育

俞粟庐一生有三次婚姻。发妻王氏于光绪十四年仅三十六岁去世（生一女，嫁苏州横塘金家，三年即病故）。继娶顾氏，生于光绪元年，卒于光绪三十年，年仅三十岁（生二女一子。一女嫁袁维

镛，一女未嫁而殇，一子名远威，字振飞)。又续娶金氏，无子女，于民国三十五年亡故。

俞振飞出生的时候，俞粟庐已经五十五岁，晚年得子，其欣慰之情可以想见。但这种好心情保持了三年，又一次沉重打击突然降临：他的爱妻顾氏患上肺结核，不治身亡。俞粟庐对她的感情是真摯深厚的，不仅因为她为俞家生了儿子，续了香烟，而且对她的人品修养都十分敬重。他在写给俞振飞的信中道：

尔生母顾恭人，……乃女中之英俊。遇事立决，决事无大小，处之泰然，从无慌张哭泣之状，亦无忧贫多言，谈笑自若。曾记甲辰年九月二十九晚，坐谈半夜，尔方三岁，时已熟睡，伊言此子非庸碌之辈，奈我命不长，不及抚养。嘱我善为护持，加意照管。至明日十月初一黎明，口不能言，即逝。余伤心悲切，迥异寻常。

为了纪念这段深厚的夫妻之情，俞粟庐决定遵照妻子“善为护持，加意照管”的遗愿，肩负起既当父亲又当母亲的双重责任，亲自抚养幼小的儿子。当时，他的两个女儿都已长大了，都愿意“长姐代母”，照管小弟弟。但俞粟庐不让她们插手。白天，他逗着儿子玩；晚上，他哄着儿子睡。但儿子一到晚上吵嚷着要母亲，又哭又闹，弄得他手足无措。情急之中，他一面轻拍着孩子，一面哼起了昆剧《三醉》中〔红绣鞋〕：“趁江乡落霞孤鹭，弄潇湘云影苍梧……。”这支曲子节奏缓慢，旋律优美，一唱三叹，婉转动人。唱着，唱着，奇迹终于发生了：儿子停止了哭泣，烦躁的情绪顿时安定下来，在歌声中渐渐睡去。自此，他天天哼，夜夜唱，连续三年，将这支曲子唱了不下千遍。而小俞振飞也听了千遍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接受了最好的昆曲音乐熏陶。

三年后，俞振飞六岁。对俞粟庐来说，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

去，但儿子毕竟幼小，女儿要出嫁，自己也年过花甲，精力日渐不济，家务事不可能样样照管。因此，经海宁老友王欣甫介绍，续娶了硤石金氏。金氏是位年近四十的老姑娘，因病不愿嫁人。后来父兄相继亡故，失了依靠，愿作人继室，抚育子女。金氏于归后，勤勤恳恳，肩负起照料俞家父子的重任，使一个冷冷清清的家庭，重新响起了欢声笑语。俞粟庐对她的评价是“照料一切，尚不至有失”。金氏活到七十四岁。在俞粟庐死后，她一直在苏州与俞振飞的姐姐一起生活。

俞粟庐的经济来源，主要靠张家二十元大洋的月俸，以及他鬻字所得。至于教曲，他是尽义务，不收分文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如果教曲收费，即沦为“拍先”，失去“清曲家”的身份了。他对儿子的培养，一开始并无明确目标，只是按常规的认方块字，练毛笔字而已。一次偶然的发现，才决定教儿子唱昆曲。

一天，俞粟庐正在堂屋里教曲，教的就是那支〔红绣鞋〕。两位前来学唱的曲友唱了十多遍，就是唱不准。此时，正在庭院里玩耍的才六岁的俞振飞闯进堂屋对父亲说：“他们都唱得不对，我来唱！”俞粟庐开始不信，以为他说大话。但一曲既终，居然唱得有板有眼，字正腔圆，丝毫不爽。原来，这支曲他听父亲唱了千百遍，耳熟能详，早已铭记在心头了。自此，俞粟庐发现了儿子的唱曲天赋，决定开始教他唱曲。

严格要求寄厚望

俞粟庐的教曲，继承了韩师的传统，要求极其严格：一支曲不光是会唱就算了，而是必须唱上二三百遍，甚至四五百遍，要唱得滚瓜烂熟，不可有丝毫差错。同时，他还让儿子学吹笛，因为一位合格的度曲家必须会吹笛。那时俞振飞手小，先以童子军的短笛作练习，后来才换上曲笛。到十几岁时，他父亲年迈，教曲时都由他

代吹。30年代初，梅兰芳曾赞赏俞振飞的“满口笛”，吹得好。

俞粟庐的唱曲要求，集中反映在他于1924年所作的《度曲刍言》一文之中，今摘录如下：

曲盛于元，而宋光宗朝已有歌曲体格，如出口若针锋一点，长音须中满如橄榄，收音要纯细，而过腔换字、出口四声、平上去入以及阴阳清浊，并喉舌五音须交代明白，不得舛误。全要字正腔纯，腔与板俱工者为上，悠悠扬扬，得自然之妙。故曰：一声唱到融神处，毛骨悚然六月寒。方为天地正音。歌曲全在闲雅、整肃、清俊、温润为至要，尤重格调。元人度曲，有抑扬顿挫，徐大椿《乐府传声》云：“一顿挫而神气现。”《乐记》有云：“上如抗，下如坠，止如槁木，累累乎若贯珠。”皆言其能尽节奏之妙也。再加以说白精工，悲欢离合各极其能，若亲历其境，形神毕肖，则听者神移，观者欢悦，庶称上乘……

另外，俞粟庐极力反对任意篡改曲文说白，他在家书中写道：

十年前，海宁徐美若专改曲文说白，我与彼言，古人之曲相传至今，若经后世唱者，逐加涂改，使其体无完肤，何不自作佳曲歌之！……我于同治二十年承韩先生淳嘱，将此唱法，转教后人，俾可长久。既承老辈所嘱，遇好此者，传以唱法而已。其余不敢擅改也！

还有，俞粟庐反对用土音唱曲。他在另一家书中写道：

青浦诸君，土音未除，总不能佳，口齿亦无力，此尤大忌。凡《韵学骊珠》中反切之音，亦须以中州韵辨之。若用土音，仍不准也。

俞振飞按其父的严格要求，从六岁到十九岁，唱完了《纳书楹曲谱》中所有的曲子，共约二百余出，于唱法上尽得家传。1923年，俞粟庐在写给五侄的信中道：

此次我在沪上，专与诸友谈唱曲出口、转腔、歇气、取气诸法，知者寥寥。振儿及绳祖能明白此中之理，为诸人之冠。（图2）

谢绳祖乃慎昌洋行经理，原本不会唱曲，俞振飞到上海后，谢跟俞振飞学曲，也得到俞粟庐指点，当然他能唱的曲子远不及俞振飞。因此能真正继承俞粟庐叶派唱法的，也只有俞振飞一人而已。“为诸人之冠”是俞粟庐对儿子唱曲成就的公允和权威的评价。十几年的辛劳，终有收获，“叶派唱口”后继有人，其欣慰之情，跃然纸上。

然而，在俞粟庐看来，唱曲仅是文化人应有的一种修养，并非谋生手段。俞粟庐曾希望儿子成为一名书画家。以书画谋生，既是风雅之事，又足可糊口。因此，他亲自教儿子书法，又让儿子在十四岁那年，拜陆廉夫为师，学国画。可惜，未学几年，陆师病故，绘事就停了下来。但他觉得儿子的“画笔尚好”，因此，当儿子去上海后，他还频频去信叮嘱，不要将书画丢弃。让他天天习字，并向上海另一位大画家冯超然请教。但俞振飞此时已迷上了京昆表演艺术，已无心思用功于书画。俞粟庐鞭长莫及，也再无精力管教，只得听之任之。

以社会地位来说，俞粟庐只是一个清客、文人；就其经济情况

五怪如面接訪旨來書知日飲腐漿一碗
 又服生地元參清熱甚善、此品須克意如何深索初四日青浦
 曲敘亦唱賞荷慘觀此次我在滬上專與
 諸友談唱曲出口轉腔歇氣取氣談法知
 者寥寥、振兒及繩祖能明白此中之理為諸人
 之冠尔亦須明此理吳中自葉氏之學盛
 時余於同治壬申十一春間與諸老輩晤談見余手

图 2

而言，也仅能维持温饱而已。他不可能对儿子的前途作多种选择和理想的安排。但他见多识广，加上自己一生艰苦奋斗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，却是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因此，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封家信中，谆谆教诲、反复叮咛的就是如何做人、如何处世、如何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、如何坚守真诚宽容的品格：

比年以来，见尔一无暴躁之气，并无诳言（尔母尝言之），但愿长能如此，则吾无虑矣！

尔今就事沪上，虽非十分大好，总是称意顺境。须要格外卑躬谦和，切勿藐视他人，致遭人忌。至嘱至嘱！我自少出门，每事知者皆作不知，甚至人皆以我为不识一字，我深以为喜。……尔年方二十，前程远大，宜事事修省，不动不变，一身之内，尤当着意，至要至要！

大凡出外就事之事，须得有一技之能，使人所不可及，而一生即可从此立足。学时务要勇猛精进，方能到此地步。

廉夫能刻苦用功，方得成一代传人……尔年尚少，尤可力学。而问学一道，惟认定一真字，万古不磨。道也者，道此也；学也者，学此也。然真字反面即假字。一涉于假，一任他百般能事，终须一败涂地。

纵观俞振飞的一生，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。在为人处世方面，都能遵循乃父的教导，身体力行；在京昆艺术方面，尤为刻苦用功，勇猛精进，将清曲与剧曲熔为一炉，成为一代宗师。

碑林墨海任遨游

俞粟庐一生有三项长技：骑马射箭、唱曲、书法。他曾将自己与前辈汤雨生作对比。汤曾以袭职为三江营守备，历升至温州乐清协副将，四十后辞官，隐居南京，与袁子才辈大名士交游，太平天国攻陷南京时遇难。俞粟庐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：

论诗文及画，我皆不能，而弓马杂技以及写字，汤当逊我。惟制曲予不能；而唱，汤虽能，终不及我。各有三长耳！

俞粟庐的书法启蒙老师是松江提标营的高级幕僚魏彦。当时练习书法是每个文武官员必备的文化修养。俞粟庐并无向书艺发展之意，只是他在金山当守备时，与上级发生矛盾后，才产生了弃武从文的念头。于是，他一面拜韩华卿为师学昆曲，一面拜沈景修为师学书法。

沈景修，字蒙叔，号寒柯，秀水（今嘉兴）人，生于道光十四年，卒于光绪二十五年。俞粟庐于同治十一年经友人姚仙槎介绍，拜沈景修为师。据他后来讲：“其时，松江亲属无一人言是。”为什么松江亲友反对他向沈景修学书法？信上虽未写明，但分析起来无非两个原因：一是沈景修并非闻名全国的大书法家；二是沈景修主张习北碑，可能与松江亲友的艺术观点相左。然而，俞粟庐不为所动，一头埋在汉魏碑刻之中，肆力用功。他在沈师家中学书五年，在案头代其考订金石文字，并查历朝史书，为他日后的书法艺术和碑刻鉴定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基础。光绪四年沈师就为俞粟庐写了仿单。仿单是旧时书画作品的标价，往往有书画界的名人出面定价，带有推荐的性质。沈师以仿单见

惠，说明俞粟庐的书法已经学成，可以标价出售了。他第一次出售的书法作品是在震泽徐伯铭家所书写，半年中得一百多银元。光绪八年，他经松江提督推荐到苏州黄天荡水师营任帮办，主笔墨事，每月饷银三十六两（约六十多块银元）。但他每年为求书者写寿屏五六堂，就可得银元三百余元。可见那时他的书法在江浙一带已颇有声名。

有了颇丰的收入，他就广泛搜罗碑版拓本，并致力于考究金石之学。据俞振飞回忆，他小时候，父亲常带着他出入碑帖字画商店，凡有好的碑帖，店主总为父亲留着，关系十分密切，以至于把他过继给店主，结为亲戚。当时画家陆廉夫也在苏州，两人一见如故，都肆力于临写北碑，互相切磋，书艺大进。光绪二十年，沈景修到苏州，看到俞粟庐的书法成就，大为赞赏：“以为金石碑学目下不可多得。”沈景修一生教授书法，收徒八九十人，学成者也有三十多人。但在他看来，能继承其衣钵者惟有俞粟庐一人。于是，他将自己家里珍藏的数百种旧碑拓本，让自己的学生俞粟庐一一加跋。这是沈师对他的高度评价，一种特殊的荣誉。从此，俞粟庐的书法声名鹊起，求书者日多。后来，李平书、吴昌硕都曾为他写过仿单，刊登在上海报上。

俞粟庐的书法宗汉魏，早年曾学王羲之的《圣教序》，晚年纯用方笔，将汉魏的浑厚与王字的俊秀融而为一，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。他在1921年为陆廉夫书写的墓志铭，七百余字，一气呵成，一丝不苟，苍劲老辣，显示了极深的功力。俞粟庐于书法一道，并未正式收徒，受惠最多的，除了俞振飞，就是青浦五侄俞建侯。俞振飞从小在父亲指导下练字，但他自十九岁到上海后，就自由发展，形成清丽洒脱的风格；而俞建侯谨遵大伯的教诲，于汉魏碑拓中肆力用功。所以，俞粟庐给五侄的书信中，大多是谈论书法的：

五侄如面：昨日下午接到扇面，笔力结构，胜于往时，字画也洁净有力，可喜。古书，无垂不缩，无往不收，如“飞”字之类，最须留意。……切忌疲弱。“雄强茂密”四字最宜留意。始则板滞，至后来写熟，一笔写成，即有气势矣。从一字至一行，连贯而至十数行、数十行，大篇一气呵成，即成大家。

(图3)

五侄如面：……此番字学功夫，确进一层。能逞此进功之时，再加精进一级，则如绛云在霄，人皆可望而不可接矣。我当以珂罗版《张黑女志》与尔，得其静穆之态，又高出云表矣！从此再入汉碑（西狭颂、鲁峻、礼器、史晨前后）之堂室，复肆力于邓石如山人篆书之大者以畅之，则所向无前矣！习书之法，至矣，尽矣！

俞粟庐一生交游除了度曲家，就是金石书画家和收藏家。早在民国初年，上海民政总长李平书从前清遗老那里收集了不少金石书画，文物古董，堆满了偌大一房间。他邀请了上海、苏州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定期到他家里逐一鉴别真伪。其中有吴昌硕、王一亭、毛子建、陆廉夫和俞粟庐。俞每每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俞振飞同往，让他增长见识，接受艺术熏陶。同时，他与李平书、吴昌硕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俞粟庐与陆廉夫的友谊更非寻常。那是光绪十二年陆廉夫尚未成名时，在苏州卖画，住在大井巷，矮屋三间，显得很寒酸。其时，俞粟庐在水师营任职，往来于苏州与黄天荡之间，偶然结识了陆廉夫，一番长谈，大为投机，遂为知友。两人在书法上都学北碑，相互切磋，一起用功。后来，俞为张家礼聘，他就介绍陆廉夫去张家作画，生活有所改善。同时，陆在张家临摹了不少历代名

直長行而下中或用之無多也又反戈点
 末竅要緊之筆或帶行書作成狀
 切忌疲弱雄強茂密四字竅宜由老
 始則板滯至後來一筆寫成即有氣
 勢矣後一字至一行連貫而至十數行數
 十行大篇一氣呵成即成大家磨崖
 大拓奔岡山鐵山泰山小鐵山是也我愛小鐵
 山四大冊尚在其餘目下一時難得因拓二小

图 3

五怪如面昨日下午接到扁面筆力結構勝於往

時字畫亦潔淨有力可喜古人作書無垂不縮無

往不收如飛字之類竄須由書飛大忌直出無

收長撇古人皆用捲筆如虛字等亦間或

有出鋒作虛又有成歲等字所謂折

刀頭漢碑多用之若作一味尖鋒直出無收即是無法

又有斷而復聯不知者以為一筆魏鄭文恭

公碑史字山下接筆諸如此類古人無一筆

画，画艺大进，成为一代传人。陆去世后，俞粟庐亲书墓志铭，并由吴昌硕篆额。这块墓碑不知尚存否？然拓片犹在，足以佐证这三位大书画家的千古友谊。

注 释：

〔1〕周传瑛《曲海沧桑话今昔》，1980年4月15日《解放日报》。